

朶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偉森譯

（關於他們間的爭端之信件）

朶思退夫斯基於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寫給馬可夫那封有名的信，（即本篇後面所轉載的，）最初是在一八八三年彼得堡出版的俄文『朶思退夫斯基傳及其手札』中公布出來的，但在那裏面有很多刪節的地方。屠格涅夫和孔加洛夫的名字也都略去了。後來在一九〇二年九月號的『俄羅斯文匯』雜誌（*Russkij Archiv*）中才全文發表出來。這封信的歷史是這樣的：有一個不願宣佈姓名的人拿了朶思退夫斯基這封信的一份抄稿送給『俄羅斯文匯』雜誌的主筆，要求他送到捷爾哥夫圖書館（*Tcherikov Library*）中去藏起來，到一八九〇年才能發表。

- 屠格涅夫於一八六七年末已經從他的朋友安蘭哥夫（*Amenkov*）一方面聽見了有這樣一封
- 封信，便寫了如下的一封信給『俄羅斯文匯』雜誌的主筆巴捷涅夫（*Mr. Bartenev*）。
- （1） 『我接到了一個消息，說有一封由朶思退夫斯基簽名的信送到了你們那兒，並已經交到捷爾哥夫圖書館裏去了，並說在那封信裏面寫出了許多關於憎惡俄羅斯和俄國人民的荒謬意

朶思退夫斯基與屠格涅夫

(2) 見，而這些謬見，朶思退夫斯基君負責地指明說都是我平時蘊積在心中的，是我內心的信念；朶氏並申明這些謬見是去年夏季在巴端蒙他光臨敝寓的時候——在這僅有的一次光臨中，我對他所發表的。現在且暫不說這種妄談是何等不可信，第一步我不得不申明的便是：在我這一方面看來，要我對朶思退夫斯基君發表我的內心的信念，我是以為很不適當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認為他是一個為癩症和其他的原因所限制，以致心身都不健全的人。我可以附帶說明，這一種意見並不是我所獨有，許多人實都具有同感的。我已經說過，我在那兒遇見朶思退夫斯基君只有一次。他在我處坐談不過一個鐘頭，他很嚴厲地辱罵着德國人，並辱罵了我自己和我新作的小說，大概心中的積憤洩盡之後，便告辭去了。我幾乎沒有時間，却也沒有想到去回答他：我重說一遍，我是以一個病態的人待他的。大概，在他的昏亂的想像中，他想出了那些他所盼望在我這兒聽見的種種謬見，於是他便寫了下來：『作為彈劾我的證據以傳諸世。無論是朶思退夫斯基君，亦無論是我自己，大概都很難還引得起一八九〇年代的國人的注意，這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倘使那時我們還沒有完全被國人忘却，則我們的是非曲直也不會僅僅由片面的誣告來判定，而須用我們全部的生活和事業來作『蓋棺論定』的材料。然而，我以為現在來抗議這種對於我的主張的曲解，還是我應盡的責任。』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屠格涅夫給波隆斯基（Polonsky）的信中，述及朵思退夫斯基當日晤談的情形如下：「他來並不是來還錢給我，只是爲了煙那部小說來斥罵我的，據他說，那部小說應當給灶下婢拿去燒掉。我只是靜靜地聆着他的一切的罵詞；可是後來我從別方面聽見了一些什麼呢？據說，我對他發表了各種該死的意見，於是他便匆匆地把這些意見寫信告訴了巴捷涅夫，（巴氏確告我如此）。假使朵思退夫斯基不是瘋狂了，那末那寫的顯然是一種誣謗：我却是毫無疑義地認爲他是瘋狂了。或者所有那些意見都是他自己內心的想像。可是，上帝，這一切都是何等不足輕重的事呀！

在朵思退夫斯基給馬可夫的信中，朵氏對於屠格涅夫的不高興，表示得是明明白白地；同時在這裏我們還可以指出一件事實來，便是，在魔鬼中的那位著作家加爾馬新魯夫（Karmasinov）（註一）也是朵氏用來惡意地暗射着屠格涅夫的。

屠格涅夫對於這種諷刺取怎樣的態度呢？經過一個很可信賴的見證人說明以後屠格涅夫把魔鬼中描寫那位著作家加爾馬新魯夫的幾頁翻閱了一遍，便很溫和地笑着說道：「這完全是 Aristophanic 的態度（註二）」。可是後來屠格涅夫又把這小說仔細地讀過了一遍，便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三日寫給他的朋友米留金夫人（*Mme. M. A. Miljutin*）道：「朵思退夫

(4) 斯基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比專作打油詩的人還更壞的東西：他在描寫加爾馬新魯夫那個人物的時候，竟把我寫成了一個暗地同情於涅嘉也夫黨(nekhaev)(註二)的人。最奇怪的事是：他的這種諷刺只是拿了我的一篇小說作爲根據，而這篇小說還是在他所主辦過的那種雜誌上發表的，並且還蒙他賜過幾封信來稱許來致謝哩。這些信我都還保存着的。現在要把這些信發表出來，那會是多有趣的事呀！可是他知道我是不會幹這樣的事的。我所抱憾的只是他竟拿他的有用之才去犧牲在那樣無意識的工作上面去：顯然的，倘使他竟苟安於作一個諷刺詩人，這是他輕視自己的才能了。」

實在真正令屠格涅夫生氣的，還是因爲朶思退夫斯基在描寫維科凡斯基(Verkhovnin-Sky)這位人物時，中傷了他的故友格蘭魯夫斯基(Granovskiy)。然而，當魔鬼被許多批評家嚴刻地抨擊的時候，屠格涅夫大體上還是頗維護這篇小說，並且加以異常的褒揚。

朶思退夫斯基給屠格涅夫的那些「稱許並致謝」的信，有一信已經在俄文雜誌中發表出來了，現譯載如下。

(未完)

漫話

心感

小引

整一年多不曾執筆寫東西了！想起來真是可笑，這一年多的工夫完全消磨在無聊的空忙中！去年夏季到上海割盲腸，晤小峯衣萍二兄，囑我寄點稿給語絲，的確，我欠下語絲不少的稿債；那時就想回家之後，一定要寫點給語絲。可是回家之後，整月地消遣時日於懶慵閒散之中。總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天天無事而又像有事的過活，一點也不會寫。甚至舊作也不去看它，更不用說整理了。

光陰過得真快啊！秋季隨着秋風彙忽地去了！十一月間我又到了上海，晤對諸友，總是很慚愧的。真覺得這年來的我是怎樣的無聊啊！其實在這一年的下半年雖然閒散在休養之中，然而有許多許多很好的材料——我所看見的社會的狀況，革命時代(?)的事件，和友人談天時的關於特別階級的閒話——要是我每晚費點時間寫出來，恐怕是不少的文字了。所以決定回家無論如何，總須先整理舊作，繼續寫下去。回來又是半個月了，檢尋舊稿，先把兩年前寫的舊稿——「漫話」檢出來，刪去幾篇而略加修改；而且還打算寫下去，如其時間答

應我的話。

(6)

這些「漫話」是我患着盲腸炎而略好的時候寫的，不過幾篇而已。在舊的小序裏寫着下面的文字：

「早上又下了雨！活潑的青年們，你們一定覺得沉悶，因為不能出去遊玩——可不是嗎？而我，一個碌碌終日的人，這回大病了一星期，起來又值愁雨連天，更覺得沉悶極了！但是，在這斜風細雨的景色裏，我却想起若是在內地，那末儘可披着棕箬，戴着竹笠，穿着木屐，踏雨而遊賞。不然也可登樓眺望那雨景，那所謂「溪山煙雨」的美景，山峯隱現於雪白的雲霧間，田園草木都欣欣地表示着笑容，而田蛙兒，鳥兒，競奏着鼓樂以歌唱，那末，你們不會像在城市的雨天的煩悶了。」

在這淅淅瀝瀝的雨聲中，常常不覺地引起我夢似的美麗的回憶。這回憶使我發生一種又甜美又苦悶的情緒。

元任帶了雨天的書來，我欣然地披閱一遍。雖然有好多文字曾經看過了，但仍覺得非常地有趣味。並且，更引起我許多感想。

病後初起，還未能下樓，因而儻着空把我的回憶和感想胡亂寫出來。本想題名「病與

閒」，可是後來因為答應了友人代編副刊，而且還想繼續寫下去，不一定「病」或「閒」的時候才寫，或者是百忙之中「擠」出來的（而且，「病」「閒」兩個字總不大吉利的）。故而想改名為「漫話」。漫話的性質當然與閒話相近，不過因為覺得要說的是漫無秩序的話，想到就說；沒有結構，也沒有體裁；只是胡亂的談話而已。閒話却已經有成為大家的，更非我所敢附驥。

那末，我這些胡亂寫的便名為「漫話」。

那時我本想繼續寫，可是祇寫得幾篇，編報時又因為有醫務而太忙。以後又為無聊的事情奔走，更不會執筆了。現在再整理一下，寄給小峯兄刊登語絲；並且試試看我的持久力，能不能繼續寫的寫？

——十七，二，廿四日，漳州。

雨天

(7)

我最喜歡雨天，從少小時就是這樣。當那下雨的時候，一切的風景於我都非常的可愛。我做小孩子的時候住在鄉村間，當着下雨時那些山的峯岫都被白的雲霧罩住，山色非常的秀

(8) 潤；樹葉草木都特別青綠——如其在春季，就更多着鮮嫩的芽兒，淺綠色的點點的發亮；那些鄉村田園都被雨絲罩着；田面的水映着細紋，稻苗嫩青悅目——這些情境現在想起宛然在目。

但是現在却是住在熱鬧的街上，齷齪的房屋，窗外只是湫隘的街道鋪屋，不能看見一點草木，所以對於下雨一點都不感興趣。而且因為不能像往常出門踏着雨景，似乎覺得有微微的悲哀。這悲哀正如輕微的傷痕，使得胸中苦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夢想：如其能夠，在什麼時候可以暫時放棄一切的事務，買棹往內地一遊，我離了西溪一帶的地方十四年了！那些風景人情都時常湧現在心頭，使我非常的渴慕重復舊遊，實在我對都市生活覺得厭煩極了。但是生活和環境的壓迫却教人不能自由。

我追懷那些風景，渴望能夠坐着「五蓬船」，溯着天寶，南靖；鯤仔寨等地方而上瑄溪去。船裏是非常的潔淨，可以坐，臥，看書，烹茶，着棋，洗浴。如其你能玩着樂，那就更有趣了。至於下雨時，一切都更為美滿了——船篷上的雨聲，溪上的雨珠泡兒，水面的皺紋，空中的雨絲，把山林一切變成更美麗鮮秀。你可以臥聽着岸上的鳥聲，蟲聲，一切都是飽含着詩趣的夢境——但是，天啊！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呢？

的確，當下雨的時候，最歡喜的是鴨兒，鳥兒，蛙兒，樹木，花草，和小孩子。雖然我現在一樣的非常喜歡雨天，但是總不能像小孩子的快樂。小孩子時，每當大雨下得院裏圍裏有水時，便都戴着笠子，赤足踏水爲戲，雖然母親事後會責斥我。有時水大得可以浮筏，我們使用門扇當木筏，持竹篙撐着而浮泛圍裏各處。不過那時還是二哥爲首，他最活潑，又比我大；我本也不大好玩耍——沒有他，我只是踏水爲戲，看看外面田園山村的雨景而已。現在這些遊戲空剩着記憶，像夢境似的在腦中偶一湧現而已。二哥現在比我靜得多——我雖然有點好鬧喜亂，可是力量很小，而且環境困人的力量非常的大，前途又非常的灰色。追想小孩子時的快樂，真是「恍同隔世」！

這幾天的雨可以算是甘霖，因爲鼓浪嶼自去年以來井水缺乏，人民都覺得非常困難。本來鼓嶼的水很充足，却因爲幾年來內地軍匪變亂，差不多的人都遷出來，而做小生意的人也增多，所以食水用水都不夠。實在，聚幾萬人在一個窮島嶼，沒有生產，沒有工作，這是現在都市生活頂壞的。但是有許多人却羨慕這樣的繁華。祇有我却戀戀於鄉村田園生活，渴慕神馳不已。況且正下着愁悶的雨。身體又因病不能外出遊賞海濱的雨景，所以覺得更爲煩悶了。

水災

漳州是時常有洪水之患的。在四月以後，若是接連幾天下得大雨，又有東南風，定會漲水的，因為漳州有西，北，兩條溪，北溪比西溪大而長。我在漳州曾過了洪水幾回，有一次水越舊橋，我們舖裏入水高約五尺。起初我不知道洪水會來，後來隣人都告訴我應當搬移東西上樓，購買食料，大水一來總有兩三天才退，我們半夜裏聽得水聲洋洋，起來看，水已進屋裏，漲得很快，一直到次天正午水勢才定，這樣一天又開始退下，末後退得很快。我們竟趕不及洗屋裏的磚地。

那回，剛有我的的一個外戚一個朋友要來廈門，宿在我處，所以也不寂寞。而且可以上屋頂觀看一切的景況，田園都淹沒了，一望汪洋的淡黃的巨浸，流動着越橋而過，橋下湧起波濤洶洶有聲，也很可觀。那個朋友却很愁悶，他是因為同父親賭氣要「過番」去。我的外戚常常取笑他說：「大約嫂夫人正在拜神求筊：番客到也未，如到你「尙杯！」」等到大水退了，他們趕快從後門出去到垣上遊玩，並買肉菜，因為那幾天菜食確很清淡。大水退後，有船回瑯溪，他們倆都趕快返家去。

但是我想記一回很大的水災：

那回水災是漳屬最大的。災情很重，至於清慈禧太后也撥出國庫十萬元爲浚河之費，雖然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不大懂得，但是後來聽見說的，和我看的山土崩裂的情形，實在可以相信災情的重大。

在一個晚上，雨下得非常的大（本來已經下了幾天的大雨），然而我們並不知道甚麼事情會到，仍然上樓睡覺。到了半夜，暴風大起，繼續下了大雨，使我們小孩子驚醒。後來聽見我的父親起來點上路燈到街上去，叫人來躲避，因爲他們的舖屋多數是不堅壯而且剛在溪邊，恐怕會傾倒。夜半後，許多商人隣人都來，人聲嘈雜之至。我的父母同姊姊都忙着煮稀飯給人家充飢解渴。不過，我們較小的孩子們還是睡得很熟。

到了天明，我起來一看，使我非常的傷心。因爲風雨雖然止了，然而四邊的山都受了很重的傷，都是崩裂之痕，赤色的一條一條，好像人受刀傷流血的樣子，很難看。本來P地方的四週都是高山，可以說：環P皆山也。這些山對於我有很好的感情如同朋友一般，現在看見它們受了狂暴的風雨的傷害，真如自己受傷一般的難過。那些赤色的痕，後來好久才看得慣，不然一看便引起我們幼小的心的悲哀。

(11)

(12)

中午有人從街上來說，橋已經被洪水沖流去了。又有人說曾看見溪中流着一條蛇，很大而有兩角，赤色的。這應當是樹木給風打或山崩而陷下，隨水流飄。然而，大家都相信那一定是蛟；而且恍然於風雨暴雷之大就是因為「起蛟」的緣故——不然，那里會怎麼樣大的風雨呢？傳說是因為有蛇修煉日久，將要「起蛟」成了龍，所以雷神要來打死牠。若是善於躲避，雷打不死牠，便算過了大劫，變成龍了。

這回的水災裏有一個動情的故事：——

在T地方禮拜堂的牧師姓許，因為看見洪水來得兇，便同他的妻子都上了竹筏。那竹筏是本來預備着，在禮拜堂的圍牆裏，大約有繩子繫着。但是洪水越大起來，把纜繩沖斷，漂流而去。

竹筏上載許牧師夫婦同五個小孩子，一頭犬。可是竹筏是風浪之中飄流是很危險的，而且載得過重，為風浪打擊幾乎顛覆。許牧師覺得與其全家沉沒不如棄掉一個小兒，於是忍着心腸，把一個幾歲的女兒推下水裏說：「請上帝接納他！」

然而竹筏仍然顛簸漂流，忽然間為波流打近岸邊的樹，許牧師娘懷中縛着一個嬰兒，背上縛着一個小兒，都跌下水去。幸而那隻義狗奔下水，泗負着許牧師娘順流而下。到了很

遠，有五蓬船的人看見那狗，誤以爲是羊兒（牧師娘同小兒差不多淹沒了），故而救了起來。胸前的嬰兒已經死了，她和背上小兒幸而活着。那隻狗着實可愛。

許牧師同大的小兒仍在竹筏上，流到別的地方爲人救起，終於找到他的妻子和可愛的狗。然而已經失了兩個小兒，而且一個是他自己推下水的！

現在還有許多人親看過那回的水災，因爲不過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西，北，兩溪的流域完全被淹沒，人畜死得很多，所有的田園都變成巨浸。漳城南門的山高二十零尺，新舊橋都被冲斷。

而水災是我們貴中國特有的。假使地方政府注意，祇須提倡林業，所有的山都叫人民種木造林，水災和亢旱都可以免除的。因爲樹林可以調節雨量，不至久旱；而且在大雨時可以吸收雨量四分之三，不至冲流山面而直瀉下來。還有陰映山地，林木生產的利益。

但是現在却談不到這些！

山

我實在是一個村野之人，自少時就是這樣。雖然我對於海也有很好的感情，但總不如內

(14)

地的山水的有特別的興趣和愛戀。現在十六年不到內地去，真使我非常的渴慕不已。雖然一到漳州，看見的山川鄉村一樣地使我感到興趣；尤其是上年一回臨晚登仰止亭而眺望，有非常秀美的風景，蜿蜒的銀白色的溪流趨向東去，和田園的暝色，真不能不贊歎大自然的美；又一回同朋友到鄉間去，息在大樹陰裏，靜對鄉景，飽食荔枝，有很美好的感覺——但是，的確一切都不能比我童時的故鄉的山水風景。

其實，我的童時的故鄉於我只有三年的聚會，而廈門，漳州對於我還要久長些。然而我却對於P地方特別的戀慕，而對於廈門山水不大感興趣。這或者因為那時我剛開始認識自然的美，而峯巒田原正挾着牠們的秀麗美好以誘惑我童真的愛情。而且，那里是我童年生活之所在，回憶童年生活是人情之常，因回憶的甜美而愈覺P地山水之可愛。所以，現在一想起P地山水，使我心往神馳，像嬰兒的思慕慈母，

然而，P地方的山水村野的確是十二分的美麗可愛。祇就山來談：那高聳偉大的南寮，峯巒同雲空相連，半山裏時常有白雲遮斷，山色非常的秀潤。隨着晨，午，晚而變異為輕藍，褐，綠，灰，紫等色。牠的奇偉瑰麗，不是南普陀或南太武所可比擬的。而且還有並列的十尖山，有十個峯頂，還有石齒，峨嵋等山，都一樣的奇偉可愛。至於溪。是鋪滿卵形的

(15)

石而成的，溪邊的竹，樹木，都是增加溪水的秀美的成份。溪水有處較淺，而有處即是深潭，那漣漪的碧色比甚麼都可愛；你可以在樹下垂釣，一切的山村風光讓你去吸收去享用。

那時候，我同四五弟在家中讀書，我們各人佔住一個山爲己有，名義上南寮山是我所有的，所以我對於南寮認識得更真。我現在還記得那山的形勢，和半山的谷裏的瀑布，中午時，我們常常拿望遠鏡看那山景，半山裏的小村落和裊裊白色的炊煙都可看得很真。雖然是很遠，但是那瀑布的流動彷彿可見。半山裏的小平原有田園，小村落，但是不過幾家而已。現在想起，我很羨慕那樣的地方，但在當時不過覺得有趣。半山以上是沒有人居住的，只有草木。山的峯頂是分做大小兩峯，距離不遠，都是圓的，中間時常有白雲罩住。山比南太武高二分之一，所以從沒有人到過峯頂。而我，這山的佔有者，說起來很慚愧，並未曾踐過我的領土。其實，那末偉大的山，名義上屬於我的，已經很可以「翹拇指而自雄」了。

十尖山是很奇異的，有十個峯頂，而全山面山脚儘很多很多的崗巒。半山裏一樣有小村舍；樹林也許比南寮多些。但是因爲較近，山色煙光還是讓南寮較爲美麗。如其你在早上眺望，十尖不過是灰藍的，南寮却帶着美麗的閃動的蔚藍色，好像空氣中浮流着彩色的烟光一般。至於臨晚，夕陽映照，全山都作帶翠的輕紫色，瀰漫着直到山脚，那更奇麗了。這都

(16)

使你天天玩賞，不會生厭的。

其他的石齒巖峭也是很高大的山。你看牠們的名，儘可以想得那山的形勢了。因為都是較遠的，我不大注意。至於較近較小的都有鄉村，我到過的，或者等談鄉村的時候再說罷。

溪

對於溪，我最親愛的溪，我同你親吻！

溪確是我最愛的，在一切自然之中。這或者因為我的性好動的緣故，所以對於雨，我也有一般的美感。依着孔子說：「智者樂水」，然而我却是愚陋，笨拙極了。只有喜歡變動的性與溪水的流動相同，故由同情而生親愛。

溪水是冰涼的，這也是我愛好她的原因。至其清淡無色，或反映白色或碧綠，都是很可愛的。尤其是溪邊有竹，那樣的秀色更使你愛戀不已。

拿海來比溪，溪固不及海的偉大。然而「美」的價值上，海不能及溪的什一。海除了波浪之外沒有可觀的。而色彩是濃郁的。溪呢，流動的縠紋，秀美的色彩，溪流的蜿蜒，都非常美麗，至於溪邊的景色：沙汀，蘆荻，綠竹，榕樹，田原，茅舍，漁艇，都是詩的，可以

增加溪的美麗。海邊却只有沙坡堤岸和沒有美術的樓屋，一點也不能增加海的美；只有小艇掛帆疾駛，略略可以稱爲美景而已。溪的一切景色，和岸上的鄉村田園却是常含着詩趣的美景，

從漳州起，溯流向西而上，到龜仔寨，分爲兩條溪：一條是靈山水頭來的；一條是小溪上面來的。從漳州到瑄溪蜿蜒一百里，上流還有二十里可以行船，以上便不能行船，因爲多石的緣故，還有百餘里，曲折的從山峽之間流下來。這條溪稱爲西溪。

P地方的溪，已經是通船行的上端：溪底溪邊都是卵形的石，有大有小，但是沒有細沙。從P到瑄溪以下的三十餘里有許多的瀨，便是這些卵形的石所堆積而成的，這些瀨是多很多的石頭，有大有小，斜鋪着，只有中間一小港略深。水從石上流過，沖激作很大的聲響，像瀑布一般；中間的港，水流狂瀉，都是很美觀的。

這些瀨有的是很窄而長的，有的是闊而淺的，但是瀨的上邊都是很深的潭，潭的色是秀潤的碧色，是靜止的；和瀨的白色的洶湧的波濤正相反。潭因爲深的緣故，魚類都聚居着，所以常常可以看漁艇在那兒拋網「牽罾」。

有的地方，農人們在瀨上面築壩，引水入圳渠，來灌溉田園。壩是用木打入溪底作柱

(17)

(18)

子，柱子之間壘石頭而成的，有時壩上的水高於下邊十餘尺，可以想見壩的力量和田園所受利益了。因為只留一港以洩溪流，所以水流得很兇，船要上去很費力。大概船要過壩和壩，總要三四人下水去，用背擡船上來。

現在你可以想像那些瀨的風景了——一片白色湧着波瀾的溪水狂流的沖下，上頭却是靜止的碧綠妍秀的溪潭，有漁艇在施網；與岸上的田園，樹木，人物——這些都是活動的，畫境的，詩趣的景色。

P地方的溪很深，就是因為地高，而溪的下邊有築壩的緣故。但在過橋的溪邊却是淺的，暑天可以下去洗浴。溪浴實在比海浴為好為爽快。從P再上去，漸漸的淺了，有處可以涉行過去。

到了山間，溪的景色又變了。兩邊是山，中間的溪覺得很低了，然而有些地方的溪潭是很深的。而且有許多的瀑布，因為山高，水是急瀉的，所以溪的石頭，都是很大的；那末大石較多的地方，溪流被阻高漲起來，沖流石上而過，這就是瀑布了。瀑布的風景是活動的，有聲色的，這大家都常聽見，我不多說了。但是，你若是能夠去看，那才覺得牠的奇麗不是可以言說的。而且，兩邊的山田，園林，村舍，都是清幽的，可羨慕的景色。

還有一美麗的東西，就是魚符，在山間兩邊有大石的溪中，從石的下邊，用大竹排列的平放着，當然是很大很堅壯的東西，用大竹編織而成的。符的上邊時常有一二丈方的溪流在。或者要用人工填石於大石的兩邊。使溪流只有中間一道沖流下去。石上的水比符底高十餘尺，所以魚從上邊游下，到那里不能再游上去，而符上又有一二丈方的水可以養活着（至於小魚兒當然從竹的小隙游下去）。這可以隨便什麼時，客人到了，拿罟去捕起來。你會知道那活的溪魚是如何鮮美了。但是若是你沒有朋友在那里，也不妨看那魚符的景，已經比吃魚肉還要好的了。

上面我已經說了溪的許多話，但是可說還未說得十份之一。祇有僱船慢慢地走上去，一段一段地玩賞而筆記起來，才能夠切實地感受那溪的美。

從漳州到瑯溪有一百里，船走得快，兩天可以到。（然而我常常不願意走快，因為我喜歡慢慢的玩賞風景。）這一百里之中儘有許多不同的溪景，可惜十幾年不到了，不能記得詳細。祇有沙汀，堤岸，田村的痕跡還隱約存在心中而已。還有沙坡上時有水牛與白鷺鷥的景色。是可以畫圖的。

走這條溪的船名叫「五蓬船」，但却不是走石碼廈門的「大五蓬」。那些船長約五六

(19)

(20)

丈，可以載四五千斤，船底是平的。船的中部都是載貨或客人的，頭尾留爲撐船和住眷之用。船人的女子都是一樣的撐竿把舵下水裏扛船，或者還要耐勞些，所以都是天足。而且說話待客都是落落大方，不失其天然的尊貴。兒童們也會工作，三歲的小孩却要用繩縛在腰間，任其爬行船中，不至墜水，

船的裏面鋪着杉木的板，時常洗淨，和床桌一般，所以你下船就得脫鞋子。於是任你坐臥，看書：烹茶，都很自由。飯是船人供給的，菜却由你預備（常常可以買到鮮魚）。溪水的清冽，無論是菜，飯，都有一種特別的甜芳的氣味。

西溪的確很美，無論是溪自身或其風景。可惜我現在不能得空再往一遊，把所見的描寫出來，或是同會照像的朋友同往，把各處風景都拍照讓大家看看。其實，像西湖的美總有點人爲的，西溪却是天然的，田村的，是大自然的神秘的美。

南靖的溪邊有一座塔，說是朱熹所造。那塔本是在堤岸之內，但因為被洪水沖激，堤岸崩去，竟讓那塔矗立溪邊。其實，我國人不重古跡，比這更美更有價值的建築或雕刻已經毀了幾多，這個塔更不在乎了！

龜仔寨是從漳州上去五十里，三面環水的小山崗。因為那邊有從靈山山城出來的一條溪

到這里合流而下。而且是帆船的天然泊宿的地方，所以到晚間時常有船趕來泊宿。山崗不大，但是四邊的水很深而佔形勢，古時是有山賊佔爲營寨的。夜間「五蓬船」排列着，可以來來往往的過船談話，這是溪行很有趣的事情。船裏點的火是小小的燈兒，或是紙燈籠，因爲他們晚間不做事的：休息着，閒談着，然後睡覺去了。然而，若是你能講故事，那末，他們便忙煎水泡茶，環來聽你「講古」。

或是，當着月夜，你可以坐在船頭玩賞，溪上的月是比任何爲清麗幽絕的。在海上，月光灑灑鋪滿海面，當然是很美好的；然而在溪上，流水波光蜿蜒的流動在暗綠的山野間，比較的更爲清幽絕塵。假使月光很亮，岸上田園村舍隱約可以看見，灑灑的溪水由中間流過。這樣美麗的夜景，任比其他的風光景色爲好，實在是不能形容的，只有你自己去領略去鑑賞，才可以覺到溪山夜月的美。

西溪一帶，差不多一二十里就有了一個村鎮，各有它的風景（其實溪的一灣一山都有它的美景），可惜我都忘記了。至於龜仔寨以內更爲多山，而山都是非常的青翠秀麗，可愛得很，所以，我雖然離別了它們十六年，還是戀戀的想慕，神馳不已。

(21)

上邊我說了溪的一切風景，然而還有那些很小的溪兒，於我有一般的愛好。那些小溪兒

(22)

是在村間或山間的，溪底却是細沙或很小的卵石。它的灌沃田園的益處很大。在那兒可以常常看水牛浸伏着，牧童在洗浴，鴨兒在游泳着。在早晨時，近村舍的地方，農家婦女們都在小溪邊洗衣；農夫們晚間也都來洗浴濯足洗農具。你可以想見小溪兒於農村生活上的價值了。而我，曾經親近過玩賞過的，有許多童年生活的回憶，所以一想起便更覺得美好有趣了。

鄉村

P地方的鄉村都有土樓，因為古時防禦山賊和變亂的緣故。每鄉皆為一姓，係一人所傳。那一鄉的祖先發迹了，於是必先建造土樓，為子孫聚居的地方。那些土樓，多半為圓式的，也有方形的；都是開着一個大門，裏面一個大的埕院，中央一口井。房屋在四週，一格一格的，有的二層，有的三層各間屋子的門都向裏面的大埕；樓之牆壁是土或三和土填成的，很高很厚的，有的差不多八尺的厚而又無窗，高可三四丈。這樣，祇有一門，可以防守（如頂新樓的樓門是鹽木做的，火燒不着，上邊還安置水櫃以防火攻），水井倉廩都在內面，可以讓山賊圍困幾個月而不妨，這可以見得古時民衆的自衛方法，和山賊的猖獗，那些樓的工程很大，如頂新樓有三層，底層共有一百零八間，每間二進，有廳有房；可以容百餘家

的居住，其鉅大可以想見。這頂新樓的建造者爲林六公，有百萬的家私，故能建造那麼鉅大精美的樓。相傳有一個故事：

林六公是白手成家的，是當時最富的一人，到後來他已經建造了頂新樓還是很有錢的。有一回，他要嫁女兒，到漳州買綢緞，綢緞舖的伙計看他穿得很襤褸不像有錢人，而又挑七揀八的看這正看那正，於是譏笑他說：「你看看不妨，不過你的手帶鋸鏽（譏其手皮粗糙，像鏽子），不可摸！」於是林六發了皮氣，問他如果全買，可算甚麼價錢，那伙計說：「你若能全買，我可半價賣給你。」林六遂把全舖裏的綢緞半價買來，搬在街上放火燒掉，整整燒了三天才盡。於是，暴殄天物，爲天所不喜，漸漸衰退下來。但是，他還有十三大缸的銀子在，有一天，他偶然把旱烟筒在那缸上一擊，要傾出煙灰，倒把缸擊了一缺。那夜林六聽見有些聲音在商議說：「既然我們的主人討厭我們，我們不如走罷！」有的問道：「要走到那裏去？」一個答道：「現在泉州某處生了一個小兒，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投他去罷！」好多聲音都贊成。第二天很早，林六起來看他十三缸藏銀都連缸不見了，祇有烟筒擊下的一塊缸片。他便帶了缸片上路到泉州去，沿路的渡船都告訴他有十三個童子剛剛過去，渡船錢等他們主人在後邊就來清還，他們說的主人的面貌衣服就是林六的樣子。林六訪到了那個新出世

(23)

(24)

的「銀王」，是剛彌月的嬰兒，於是向他父母道賀，並告訴他的十三缸的銀子走來給他。那嬰兒的父母發掘地下，果有十三大缸的銀子。林六把那塊缸片和在缸的缺口是剛剛符合的。同那「銀王」道喜之後，林六便回家去了。

但是大多數的鄉村因為後來發達，人多了住不下，多在樓外自造樓屋，於是便成為村落了。不過有變亂的時候，還是搬至樓內居住，我很愛那些鄉村，有一種古代遺風的樣子。那些鄉村當然是像我們貴國民族特別性的表現，醜陋污穢得可以，但是我總覺有一種的愛慕。那些田園的風景，池塘，小溪兒的水，和浮游着的鵝鴨，尖的稻草坪，底下有牛在吃着草，村童遊玩的情形，鄉村的婦女在洗衣，舂米，工作着，都是有特別的農村的風景的。尤其是路上的風景，非城市所能見到。田園的景色隨着時季而變異：稻苗剛播的時間，及長大的時候，成熟的期間，都有特種的美；園也因所種的菜蔬或其他植物而各有其景色，菜和荳類大多開着花，有不同的顏色。這些景色永遠是活動的！變異的，鮮美的。

我在九歲時才到P地方去，初到內地的鄉村覺得非常的有趣，各項於我都是新鮮美麗的，尤其是各項的食品的菓子，那風景更非在城市時所能想見。在都市時因為生在貧家，不能常買東西；而到P地儘有多人贈送東西給我們。但是最有趣莫如到各鄉村去玩耍，在鄉村

裏吃的東西特別有趣，不曉得還是東西好吃，還是鄉村的風味好呢？

我當着九歲至十二歲時，雖然在家裏讀書，我的父親教督很嚴，但是我的成績還好，而且在家裏除了兩個哥哥都是在漳州讀書，算我最大了，故父親常帶我到附近的鄉村，當他去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有幾個鄉村，去的時候當然是受人的歡迎，領我到各處觀看。如其在年終時，蔗糖在搾煮時爲尤有趣，在那「蔗簿」(即搾蔗煮糖的工場，我們叫它爲「蔗簿」或「糖簿」)看着牛拖轉著巨大的石輪以搾取蔗汁，糖鼎在煎沸的蔗汁，和一切工作的情形，那里的甘蔗一根七八尺長的由你揀喫，回來還送了幾根給我們帶回家裏。

(25)

那些鄉村的風景各有不同，但是其田家風味的使我嚮往却是一樣。較遠的鄉村多爲山間，那風景更爲美好，因爲可以遠望平原和溪流的景色。我最愛的幾個鄉村之中，以較遠的圳心和鵝睢飛兩個鄉村。固然如南山的製陶器工場和其他各村の特種景物，以及那些農人們的情誼都可使人畱戀。到現在還要心裏作癢地憶想。但是像圳心，因爲在山峽裏，有很小的溪流；而村落又很大，儘有特別的使我羨慕的地方。鵝睢飛更特別了：鄉村在兩山夾峙的谷裏，中間有很深而碧綠的溪澗；房屋高低地佈在溪邊，田園不多，而多植竹林。在那兒有我所喜歡的一切，自然的佈置在那兒是完美齊備的，至少於我是這樣。我羨慕那些山間溪邊的

村舍，尤其是那茅舍，那些菓樹錯落地在屋子前後，竹林的秀麗，溪水的清冽，澗潭的漣漪的碧綠，有鵝鴨在游泳着，或漁人在垂竿下罟，或有竹筏上載着鸞鷺在浮泛。而且，我上邊說的魚符就在那兒。你到那里一定要奇異地覺得那兒的茶飯特別的甘芳，而菜都甜美可口，有一種新鮮的風味。這新鮮的風味你可以想到是因為鷄鴨是自養的，魚是養活在魚符中臨時捕起，而菜是從園裏剛採來的，特別是那清冽的溪水是使一切都甘芳的，使得飯和茶都香噴噴地。你如在早上動身可以遊玩半天，在那里吃中飯之後，儘可以到溪邊或樹下的石頭上憩息一下，那末你的身心都覺得非常的美滿怡樂；而且毫不會想到世上或社會的甚麼事情了。此外還有別的鄉村，各有其佳妙處，可惜我不能記憶了。

這些鄉村的可愛都在乎風景，而農人的一種真摯的繾綣的情誼，尤使我時時憶念。我那時候有多少的童伴，有的同學，有的不過星期日同玩而已，雖說沒有甚深的交誼，然而現在總覺得似有一種特別的情誼保留着，雖然十幾年不曾再到P地，不曉得他們的情形。假使做得到，我很想再到P地住一個月，重尋舊遊，並看看諸故人，恐怕不少的變更了；多數已成爲一農家的家主而且都有兒女了。然而這個夢我不知道甚麼時能現實呢？

那些鄉村的路上的風景在乎田園，春夏間更可看到野生的花卉，如「播田花」是一種野

生的玫瑰，紅白都有，常叢生在田園邊的草地，有時成爲小叢林，三月間滿開着花，香氣四佈，尤其是在早晨特別的馨馥，有時使人留連而不能走開。其他野卉有的不香而色很艷美可愛。至於田園的美麗，如新稻的秀綠，成熟時的色香，大多人都知道，我不詳述了。

北溪

漳州有一條北溪，我前已說過。北溪發源於龍岩方面，可通船的一百八十里，比西溪還要長些，而溪流也較大。我對於這條溪不曾遊過，祇從火車到江東橋，坐電船至漳州的十多里就在北溪之中。然而因爲帆行的五篷船和西溪的一樣，而溪途的風景大略相同，故也一樣的愛慕。並且，因爲不曾到過江東橋以上的上游，在江東橋上望上去有很雄壯的山陞和深邃的氣象，因而發生一種嚮往的情懷，很想一遊。

(27)

江東橋是閩南名勝之一。它的特點在工程之偉大。因爲北溪是很長且深的，溪流很大而又常有漲滿之患（每年總有十次八次的洪水），故工程不能不鉅大堅固。這條橋是漳州通嵩嶼至廈門或至同安泉州上省的大道的必經之處。北溪在上邊合了幾支流而瀉下，到這里爲兩邊的山所阻，變成較狹的溪道，故溪流急激而又很深，據說有三十餘尺深。橋的工程因爲這形

(28)

勢的需要，不能不鉅大。橋柱是很高的，而各柱距離約五十尺；故鋪砌的橋石都是很大的，每條橋石約有五尺多厚，五六尺寬，整五十五尺，雖然不是全都如此，但多數是這樣的。那末，你可以想見其工程的偉大了。我國古代的工具有些令人驚嘆的地方，而其一種古樸的壯觀也是值得欣賞的。可惜我不能照像給讀者一看。將來也許有朋友能夠幫我把這些地方的風景都拍照影片給大家看看。

北溪，在我的想像中——由聽見友人們談及的所構成的想像中，那風景是比西溪爲雄壯的。因爲西溪的地土較爲肥沃而山水當然是秀美的鮮媚的幽麗的；而北溪的流域比較的寒瘠，山較多而田原少，山嶺峭峙，那末水流當然較爲湍急，而且本來又較大而深，當然一切景色也變爲雄壯的奇麗了。我在江東橋眺望所得的很教我自信所想像的是對的，

今天午後我趁着汽車到浦南去看我的一個襟弟，浦南在漳州的北二十里，有汽車路可通，而就是北溪下游的商鎮，剛在溪邊，汽車駛在小山和田園的中間一樣大路，差不多半點鐘都在這綠色和褐色的山地裏。後來經過了一個嶺，忽然看見前面右邊有寬敞的白色的沙泊和溪流，精神頓覺得活動起來。到了浦南，從溪邊一望，覺得我想像不十分錯，的確北溪是較雄壯的，雖然在這里因爲溪道寬濶而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然而滾滾的溪流自有它的雄壯

的表示，始終是湍急的；而對面的山峙立着，也有卓然和西溪的山不同之點。我同襟弟在沙泊上散步，望着那些「五蓬船」羣集於鎮上的溪邊，彷彿西溪的情境，很使我發生快感。再上去的溪表示着它的長遠的源流，似乎在誘惑着我固有的對於溪的愛情，在說道：「來罷！我將以奇麗的景色一幅一幅展在你的前邊。來罷！我的壯麗能使你一樣地愛戀而懷慕！」我的襟弟告訴我在上頭有很大的瀨，和船行的情形。是的，若是能夠，我應當買棹一遊，不要辜負北溪的山水啊！

在這溪邊的沙泊上。我有很清爽的美感，各項都像喚起我的西溪遊玩的情緒，如溫舊課。的確，我很想放棄一切而放浪於山水之間，歸返於自然慈母之懷中，要是能夠的話。

從溪邊走回，到近鎮的園地小山上看看，路邊滿是柚子園，正在開着花，香氣馥馥地噴射在這春晚的微風中，你們到這柚子園沒有？柚子開的花是白的，很多，比橙花大而且較香。這柚子花的香氣是非常的清芬，給人以冰涼爽快的美感，而且久聞不會厭倦的。你們可以想見這滿地都是的柚子園和橘子園的風景：一株一株的碧綠的菓樹開着點點的白花，成爲一園一園的小叢林。這也許沒有竹的清秀，可是這芬芳的花香在春晚的斜陽中，在輕細而又融暖的春風裏，真使人怡然陶醉於這甜芳美麗的景色裏。假是你不曾到過，不曾聞過這清馥

(30)

的柚子花香，那不妨去買一瓶 *Fau de Cologne* 倒在你的面前而嗅它一下，那大概是相似的香味，不過沒有在柚子園的鮮馨和美麗的景色。在這裡我徘徊了很久，折了幾枝的柚花而帶回來。

我坐車回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風景是美好的，雖然沒有夕陽了。我不停地向着溪上眺望：片片的船帆漲滿着晚風而駛，真正有非常的美景，使一切的景色成爲活動的，如含着生命的東西。在這「遠浦歸帆」的畫境中，我的心神在跳動着。還有路邊的柚子園送着花香，還有唧唧嗡嗡的蟲聲——一切，一切，都是美的啊！

偶像與奴才

(白露之什第六)

西屏

七八歲時，那時我的祖母還在世上，我曾經扮了一會犯人，穿紅布衣，上了手銬，跟着神像走。神像是擡着走的，我是兩腳走的，經過了許多街市。到了一個廟裏停止，于是我脫下了那些東西而是一個無罪之人了。據祖母說，這樣走了一遍，可以去災離難，却病延年。可是在後我頗能生病，——但還能活到現在，也許是這扮犯人之功了。那時我聽了大人們的妙論，看見了泥菩薩，就有些敬懼，莫名其妙的駭怪的敬懼。後來在學校裏聽了些「新理」回來，這妙論漸漸站腳不住。十歲時跟了父親到各「碼頭」走走，怪論越聽越多，于是泥菩薩的尊嚴，在我腦府裏去了下來。此後看見了紅臉黑頭的泥像，就不會謹兢的崇奉，而伯母們就叫我是個書獃子。因為聽了洋學堂裏先生的靠不住說話，實在有些獸氣。

(31)

這獸氣似乎是個妖精，纏上了就擺脫不下，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相信泥菩薩，雖然我還記得「災離難，難離身，一切災難化灰塵，救苦救難觀世音」等的經語。據說，這並不稀奇，現在不信神道的人極多。隨意說說，大家想無疑義，——但仔細考究起來，覺得不崇奉偶像的人並不多。穿西裝染洋氣的人，也儼然是「擡頭三尺有神明」，虔虔誠誠的相信救主

(32)

耶穌坐臥靜動守着他們，更無論于着馬褂長袍先生們之信奉同善社教主了。

達爾文提倡的進化論在中國也一樣的通得過去。自從民國以來，「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偶像進化到不必定是泥菩薩了。不僅憂時志士，對此太息；就是在我，也覺得邪說中人之毒，頗有淋漓盡致之歎。我並不是「古道之士」嘆惜國粹淪亡。洋教興旺；我是憂愁偶像太多，崇拜的人隨之太多。而清清醒醒的人，愈見其少耳。在這裏且先來將偶像分類。

據英國洋鬼子裴根(F. Bacon)一五六一一一六二六說，偶像可分爲四類：——

一 種族之偶像 *Idoles of the Tribe*

二 岩穴之偶像 *Idoles of the Cave*

三 市場之偶像 *Idoles of the Market Place*

四 舞臺之偶像 *Idoles of the Theater*

凡洋鬼子講的話，大概都有定義和詳細的討論。然而桐城派的文章，主簡樸峭勁，所以我只取第三類偶像來談談，略去其他三類。所謂「市場之偶像」者，據許多洋書上所說，是這樣的：——

逐波隨流之盲從者，衆咻亦咻，衆愈亦愈，凡于事初無辨析，惟道聽途說，取

爲珍寶，奉名人之言以爲萬世經誥，救諸天下而皆準，不爲審擇者，皆信奉市場偶像之徒也。

對於空洞的學說信仰，若德謨克拉西，道爾頓制，……等，此等信徒，猶是市場偶像信徒之上上者；其下焉者，則惟崇拜某人，于是泥塑的偶像，一變而爲肉裝骨撐的俗夫凡胎矣。「惡之欲其死，愛之欲其生，」凡是胸中對於某人也者，一有成見，便難清白認識。大概看過列子的人。總能記得鄰人之子竊斧一段文字，就可想到這一層。內省心理學者作試驗心理內省報告的，必須經過好好一番訓練，——所以要如此這般者，也無非想免去了內心的偶像，防省察有所失真耳。然而主觀成見之能免去，實是極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過這是題外文章，且按下不講；我所奇怪而禁不住要說說者，是自己自謂是「新」人，教人家莫有偶像觀念，而自己却偏偏做了市場偶像之下等信徒也。

(33)

崇拜泥菩薩的被別人譏嗤爲愚氓者，這自然不是希罕的事，因爲泥菩薩並不高明，爲什麼要低首下心的去做這東西的信徒呢？然而，我想起心理分析學者和社會心理學者的求足(Compensation)說，愚夫愚婦之不得于現實世界上，能像聰明人們的攬得地位金錢，而僅能作白日夢(day-dreaming)一般，于痴望中求神靈庇佑，自滿幻願也是很可哀憐，很可

(34)

顧念的了。對於這班無智識的弱者，我們應該深與同情；而且，你如果是從事于社會光明運動者，便有「先覺覺後覺」覺醒他們的必要。——但是智識階級，有的而且是從事社會光明運動者，假使也自己做起白日夢來，昏昏沉沉的捲着一個偶像，虔心膜拜頂禮，則豈不可嘆，豈不可哀呢！

近來頗有人談談國民性，于是我就疑心，以為既然彼此同為中華民國國民，所具之國民性當是相同，那末此等偶像崇拜也許是根據于某一種特性罷，雖然此間的對象（偶像）並不相同。這疑心一來就蹊蹺，——因為對象之不同，僅是程度高下的分別，不是性質的殊異。倘使弗羅伊特性然說（*Trends concept of libido*）是真實的說話，化裝遊戲（*Sublimation*）這個道理，在此間何嘗不可應用？做一會獸子罷，去找尋找尋這特性出來。我當然不敢說我這個研究的結果十分真確，但只要近乎真的，也就不妨供獻出來討論討論。

F. H. Allport的社會心理學第五章人格論，自己表現（*Self-expression*）這一段裏，將「人」分作兩類，自尊與自卑（*Ascendance and Submission*）又外展與內訟（*Extroversion and Introversion*）。他說……

最內訟的人，是在幻想中求滿足。……隱蔽之慾望，乃于白日夢或夜夢中得償

補之。其結果遂將此偽象與真實生活相混雜連結。真實的現象，都用幻想來曲解，務期與其一己所望吻合，于是事物之真價，都建設在一個奇怪的標準上了。……白痴或癡狂的人，對於細事過分的張揚，即是此例。懦弱，殘廢，或幼年時與長大之兒童作伴。倘使不幻想滿足的事情，就常常保留住自卑的習氣。懼服，曲媚于其苛虐之父執，師長或長兄，而成爲一卑以自牧之奴兒。不敢對別人表白自己的意見，……逢到別人，往往看得別人非凡偉大，崇高，而自己柔馴屈伏于下。

節譯到這裏，我想起我國列聖列賢的訓誨，都是教人「卑以自牧」的道德話來。向來以謙恭爲美德的中國人，連鄉下「看牛郎」也知道「吃虧就是便宜」的格言，做做奴才也是正理！——倘使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施公案彭公案「之類之類」的民間通行故事，官員對着皇上也者，不是自稱「奴才」嗎？這真是國民性自己表現得最透澈的地方。那末于現代偶像崇拜之信徒，也自然不必苛求了，因爲國民性生來是如此地奴氣十足的。

這樣說來，中國國民就可憐得很，差不多是生成的奴才了。新人們之偶像崇拜，固然是個很好的事證，而五卅慘案之非國恥，寧波學生爲五卅案罷課是經子淵氏的罪案，以及那些不敢講幾句挺立的話，懼恐得罪于諸帝國主義之英日法美等國家之國家主義者，……諸此議

論與事實，何嘗不是奴才國民性之表現呢？

如其你是灼見這些的，你能不哀嘆嗎？但是現在國內連哀歎呻吟都遭禁止的呢！有聲望的人來說正義話，就有「流言」；年青一些的說正義話，那更是滅絕人倫，背聖棄道，是非孝公妻赤化的人物了。對於這些自甘于做奴才的人們，你可有辦法嗎？倘使聊齋故事真實，我真想將那些奴才們的腦子來掉換一下呢。此外又有許多想借用別國社會黨人的勢力來幫助中國脫離奴才地位的，何嘗不是看人高大，自視卑下白日夢中求滿足的奴才思想呢？自己不想起來，只求別人援手，這就是奴才的本質，而不幸這正是國內智識階級流行的事實。

要之，自卑和內訟，是我國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脫離于奴才。

脫離奴才的最好榜樣，是德國。在這裏請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話來作結束。他說：——

「恢復德意志從來之地位，切不可求外界之援助，蓋求之未必即行，行矣亦必自隱于奴隸地位。……」

自立不倚賴人，此為國民所必具之意識。如國民全階級中覺悟時，則向上之心，油然而發。……若德國人有全體國民意識時，則同胞互助之精神，祖國尊嚴之自覺……罔不同來，……自不難再發揮如戰前（按此指歐洲大戰）之國民氣概。……」

魯迅先生：

從前，我們幾個人，曾經發刊過一種半月刊，叫做大風，因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貧困，出了不多幾期，隨即停刊。現在，因為革命過了，許多朋友飯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機會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時還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興致來，重行發刊大風。在寧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經理先生看見了這大風兩個字就嚇慌了。于是再商量過，請夏丐尊先生為我們題簽，改稱『山雨』。我們自己都是肚裏雪亮，曉得這年頭兒不容易講話，一個不好便會被人誣陷，丟了頭顱的。所以寫文章的時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謹慎恐懼，惟恐請到監獄裏去。——實在的，我們之中已有好幾個嘗過那味兒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們不願意冤枉嘗試第二次，所以寫文章和選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經過好幾個人的自己『戒嚴，』覺得是萬無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約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樣。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開明書店，現代書局，新學會社，以及杭州，漢口，……等處幾個書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禮拜六以前，我們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現。這雖然是小玩意

偶像與奴才

三七

兒，但是自己經營東西，總滿是希罕珍愛着的，因而望牠產生出來的心情，也頗懇切。

上禮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對，印書店的老板却將原稿奉還，我是趕着送終了，而『山雨』也者，便從此壽終正寢。整冊稿子，毫無違碍字樣，然而竟至于此者，年頭兒大有關係。印書店老板奉還稿子時，除了誠懇地道歉求恕之外，並且還有聲明，他說：『先生，我們無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實在是經不起風浪驚嚇。這刊物，無論是怎樣地文藝性的或什麼性的，我們都不管，總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曉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東西給我們印，結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個把月，天天担心着綁去斫頭。店裏爲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錢不算外，還得封閉了幾天。鄉下住着的老年雙親，悽惶地跑上城來，哭着求別人講情。在軍閥時候，鄉紳們還有面子好買，那時候是開口就有土豪劣紳的嫌疑。先生我也嚇得夠了，我不要再驚動自己年邁的父母，再不願印刷那些刊物了。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時別人的糊塗，先生，我也不好說您文章裏有甚麼，只是求您原諒賜恩，別再賜顧這等生意了。』

看還給我的稿紙。已經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曉得他們已經上過版，賠了幾許排字工錢了。聽了這些話，難道還能忍心逼着他們硬印嗎？於是『山雨』就此壽終了。

魯迅先生，我們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說話時，已經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將別人負責的東西排印。同時，我們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於是我們就做了無聲而待斃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綁起我們去宰割時，也許并像鷄或豬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聲的。啊，可驚怕的沉默！難道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嗎？

總之，我們就是這樣送了『山雨』的終。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頹廢感情主宰了我們，教我們省一事也好。不過還留有幾許落寞悵惘的酸感，所以寫了這封信給你。倘使語絲有空隙可借，請將這信登載出來。我們順便在這裏措油道謝，謝各個書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違碍』的文章，據印書店老板說是『偶像與奴才』那一篇。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軍尚在廣東，而國府委員經子淵先生尚在

波第四中學做校長，——然而據說到而今尙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經革過命了！這信裏一併奉上，倘可采登，即請公布，俾國人知文章大不易寫。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請寄還，因為自己想保存起來，留個『山雨』死後——夭折——的紀念！！祝您努力！

張孟聞啟 三月二十八夜

孟聞先生：

讀了來稿之後，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覺得自己也是頗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其次，是以爲我們所認爲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一部分其實並不，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過將這來做傀儡罷了。和尙喝酒養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獄。巫師對人見神見鬼，但神鬼是怎樣的東西，他自己的心裏是明白的。

但我極願意將文稿和信刊出，一則，自然是替『山雨』留一個紀念，二則，也給近年的內地的情形留一個紀念，而給人家看看印刷所老板的哲學和那環境，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們這「不革命」的語絲，在北京是站腳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約總還

可以印幾本，將來稿登載出來罷。但也得等到印出來了，才可以算數。我們同在中國，這裏的印刷所老板也是中國人，先生，你是知道的。

魯迅。 四月十二日。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新書

這裏是兩篇世界名著：一是高爾基最大的傑作：——我的旅伴，又——就是法郎士的大著：——裁判官的威嚴。後者是寫法律對於小民的殘酷，前者是一個滑稽而又陰森的故事，作者在末後點睛道：「——那個會做我四個月旅伴的人……：給我許多在聰慧的哲學家的鴻篇巨製中所找不到的（東西），因為生命的智慧往往比人的智慧更深刻更汎廣。

實價四角半

由猿羣到共和國

科學與人生觀這個問題，曾在中國論壇激起熱鬧的鬥爭，而終于未有結果。我們現在謹敬致獻這本「由猿羣到共和國」于國人之前，請大家來看看科學到底能不能解決人生觀這個問題。

本書原著者為丘淺次郎，譯者

為馬庭英實價五角

隨感錄

一一五扁

魯迅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儘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函義。

于是各各以意爲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爲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着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還要由此生出議論來。道個主義好，那個主義壞……等等。

鄉間一向有一個笑談：兩位近視眼要比眼力，無可質證，便約定到關帝廟去看這一天新掛的扁額。他們都先從漆匠探得字句。但因爲探來的詳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個便不服，爭執起來了，說看見小字的人是說謊的。又無可質證，只好一同探同一個過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麼也沒有。扁還沒有掛哩。」

我想，在文藝批評上要比眼力，也總得先有那塊扁額掛起來纔行。空空洞洞的爭，實在只有兩面自己心裏明白。

(四，十。)

一一六路

魯迅

(44)

又記起了Gogol做的「巡按使」的故事：——

中國也譯出過的。一個鄉間忽然紛傳皇帝使者要來私訪了，官員們都很恐怖，在客棧裏尋到一個疑似的人，便硬拉來奉承了一通。等到奉承十足之後，那人跑了，而聽說使者真到了，全臺演了一個啞口無言劇收場。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這車夫的本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裏尋，在館店裏尋，在洋人家裏尋，在書鋪子裏尋，在咖啡館裏尋……。

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護滑道，或者僂僕奉迎。于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

現在的人間也還是「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的處所。出路是有的。何以無呢？只因多崇拜，他們將一切路都要糟蹋了。這些都不要，才是出路。自己坦坦白白，聲明了因為沒法

子，只好暫在砲屁股上掛一掛招牌，倒也是出路的萌芽。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野草序）

還只說說，而革命文學家似乎不敢看見了，如果因此覺得沒有了出路，那可實在是可憐，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動筆了。

（四，十。）

一一七頭

魯迅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報上有一篇梁實秋教授的「關於盧騷」，以為引辛克來兒的話來攻擊白璧德，是「借刀殺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擊盧騷，理由之二，則在「盧騷個人不道德的行爲，已然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對於盧騷的道德的攻擊，可以說即是給一般浪漫的人的行爲的攻擊。……」

（45）

那麼，這雖然並非「借刀殺人」，却成了「借頭示衆」了。假使他沒有成爲「一般浪漫文人行爲之標類的代表」，就不至于路遠迢迢，將他的頭掛給中國人看。一般浪漫文人，總算害了遙拜的祖師，給了他一個死後也不安靜。他現在所受的罰，是因爲影響罪，不是本罪

了，可歎也夫！

(46)

以上的話不大「謹飭」，因為梁教授不過要筆伐，並未說須掛盧騷頭。說到掛頭，是我看了今天申報上載湖南共產黨郭亮「伏誅」後，將他的頭掛來掛去，「遍歷長岳」，偶然拉扯上去的。可惜湖南當局，竟沒有寫了列寧（或者溯而上之，到馬克斯；或者更溯而上之，到黑格爾等等）的道德上的罪狀，一同張貼，以正其影響之罪也。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評家。

記得三國志演義記袁術（？）死後，後人有詩歎道：「長揖橫刀出，將軍蓋代雄，頭顱行萬里，失計殺田豐。」當三個有閑之暇，也活剝一首來弔盧騷：——

「脫帽懷鉛出，先生蓋代窮。頭顱行萬里，失計造兒童。」

（四，十。）

通信

魯迅先生：

精神和肉體，已被困到這般地步——怕無以復加，也不能形容——的我，不得不撐了病體向「你老」作最後的呼聲了！——不，或者說求救，甚而是警告！

好在你自己也極明白：你是在給別人安排酒筵，『泡製醉蝦』的一個人。我，就是其間被製的一個！

我，本來是個小資產階級裏的嬌子，溫鄉裏的香花。有喫有着，儘可安閒地過活。只要夢想着的「方帽子」到手了也就滿足。委實一無他求。

(47)

吶喊出版了，語絲發行了（可憐新青年時代，我尙看不懂呢），說鬚鬚，論照相之類一篇篇連續地戟刺着我的神經。當時，自己雖是青年中之尤青者，然而因此就感到同伴們的淺薄和盲目。「革命！革命！」的叫賣，在馬路上喊吶得溢洋，隨了所謂革命的勢力，也奔騰澎湃了。我，確竟被其吸引。當然也因我嫌棄青年的淺薄，且在想自己生命上找一條出路。那知竟又被我認識了人類的欺詐，虛偽，陰險……的本性！果然，不久，軍閥和政客們棄了

(48)

身上的蒙皮，而顯出本來的猙獰面目！我呢，也隨了所謂「清黨」之聲而把我一顆沸騰着的熱烈的心清去。當時想：『素以敦厚誠樸』的第四階級，和那些『遜世之士』的「居士」們，或許尙足爲友吧？——唉，真的，「令弟」豈明先生說得是：『中國雖然有階級，可是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升官發財』，而且我幾疑置身在紀元前的社會裏了，那種愚蠢比鹿豕還愚蠢的言動，（或者國粹家正以爲這是國粹呢！）真不禁令我茫然——茫然於叫我究竟怎麼辦呢？利，莫利於失望之矢。我失望，失望之矢貫穿了我的心，於是乎吐血。轉輾床上不能動已幾個月！

不錯，沒有希望之人應該死，然而我沒有勇氣，而且自己還年青，僅僅廿一歲。還有愛人。不死，則精神和肉體，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鐘，愛人亦被生活所壓迫着。我自己，薄薄的遺產已被「革命」革去了。所以非但不能相慰，相對亦徒唏噓！

不識不知幸福了，我因之痛苦。然而施這毒藥者是先生，我實完全被先生所「泡製」。先生，我既已被引至此，索性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最終的道路。不然，則請你麻痺了我的神經，因不識不知是幸福的，好在你是習醫，想必不難『還我頭來』！我將效梁遇春先生（？）之言而大呼。

末了，更勸告你的：『你老』現在可以歇歇了，再不必爲軍閥們趕製適口的鮮味，保全幾個像我這樣的青年。倘爲生活問題所驅策則可以多做些「擁護」和「打倒」的文章，以你先生之文名，正不愁富貴之不及，「委員」「主任」，加操左券也。

快呀，請指示我！莫要『爲德不卒！』

或北新，或語絲上答覆均可。能免，莫把此信刊出，免笑。

原諒我寫得草率，因病中，乏極！

一個被你毒害的青年Y。枕上書。 三月十三日

Y先生：

我當答覆之前，先要向你告罪，因爲我不能如你的所囑，不將來信發表。來信的意思，是要我公開答覆的，那麼，倘將原信藏下，則我的一切所說，便變成「無題詩」百韻」，令人莫名其妙了。況且我的意見，以爲這也不足恥笑。自然，中國很有爲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雖然喫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雖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革命而尚不死，當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無以對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該能原諒的罷，

49)

通 信

四九

彼此都不過是靠徼倖，或靠狡滑，巧妙，他們只要用鏡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臉來的。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藏着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勵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潤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鋪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說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于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我為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為下等人勝于上等人，青年勝于老頭子，所以從前並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並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尙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爲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革命策源地」。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却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於是接着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只有些風聞。我正有些神經過敏，於是覺得止像是一「聚而殲旃」，很不免哀痛。雖然明知道這是一淺薄的人道主義」，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爲小資產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確失敗了，這還是因爲我料事之不明。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蒙朧看人生」的緣故。然而那麼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世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但是，那時的情形，却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爭」。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我在這里引出革命文學家來，並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

因此便發生錯誤，並非我和什麼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麼，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于事實是無干的。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交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鉅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于是從那裏面擲出無烟火藥——約十萬兩——來，轟隆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太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雖然還在互相標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吶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這口吻却大家大略一致的。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對於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却免去誘殺青年的肉疚了。那麼，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先前真是擅負責任。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

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裏輕鬆了，又有些想活動。不料得了你的信，却又使我的心沈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麼沈重。近大半年來，徵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裏的批評家，却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只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別一面來想一想。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別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而你並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既然太大膽，那麼，第二，就是太認真。革命是也有種種的。你的遺產被革去了，但也有將遺產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只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

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麼，我沒有罪戾麼？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 and 革命文學家，用明鎗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將來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

這里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並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于動手了，這決不是什麼「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致的好。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覆，只得在這裡說幾句。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產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爾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訶德先生」裏，將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第二，要愛護愛人。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但不要緊，你只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只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麼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

的話。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別一條的。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將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因為只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裏，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隨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並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隨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但這也並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閒暇，即使偶然涉及什麼，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却也許並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並且順頌

通 信

五五

(56)

語 絲

第 四 卷

第 十 七 期

五 六

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 月 十 日